

ban shu

巴蜀曲苑

quyuancongkan



冰川天女传

bingchuantiannüzhuan

新
长
篇
武
侠

梁 羽 生 著



1985



巴蜀曲苑

冰川天女傳

梁羽生著



巴蜀曲苑杂志社

目次

下卷

-
- 第廿一回 寻觅芳踪 名山逢怪客
追查旧事 古寺遇良朋…………… (5)
- 第廿二回 空际香花 玉人戏英侠
蓬莱异岛 童子拜奇人…………… (13)
- 第廿三回 愤世奇行 赢来疯丐号
狂歌骇俗 惹得美人怜…………… (21)
- 第廿四回 羽士魔头 群邪朝法会
冰弹玉剑 天女上峨眉…………… (31)
- 第廿五回 妄动无明 玄功消一旦
安排有道 衣钵得真传…………… (38)
- 第廿六回 知己难逢 怜才惜疯丐
深情谁遣 忆旧念佳人…………… (48)
- 第廿七回 云破月来 空劳魂梦绕
钟声梵呗 惊见剑光寒…………… (55)
- 第廿八回 舞影翩跹 飞刀杀仇敌
风云动荡 侠士护危城…………… (65)
- 第廿九回 塞外兴波 奸徒困侠士
宫中对掌 侠丐斗神僧…………… (71)
- 第卅回 块垒难平 伤心话故国
狂歌当哭 失意走天涯…………… (80)
-



第卅一回	音传海外	短梦几时醒	
	人散荒原	幽情谁可诉	(88)
第卅二回	一片天真	书童戏玉女	
	十分惶惑	怪客劫囚牢	(97)
第卅三回	缥缈异香	飞鸿天际远	
	踌躇女侠	走马雪山遥	(105)
第卅四回	疑云阵阵	峭壁现侠踪	
	妖气重重	堡中来怪客	(115)
第卅五回	幽谷屯兵	战云迷塞外	
	军前露面	天女震番王	(123)
第卅六回	神弓无敌	较技服三军	
	滑雪奇能	振衣凌绝顶	(130)
第卅七回	剑影刀光	群英逞绝技	
	干戈玉帛	杀气化祥云	(139)
第卅八回	恩怨全消	卅年怀旧恨	
	生死度外	一醉解千愁	(144)
第卅九回	大雪寒风	高山消霸气	
	轻怜密爱	冰塔救佳人	(155)
第四十回	天女散花	珠峰劳怅望	
	冰川映月	云海寄遐思	(168)

冰川天女傳

梁羽生

第廿一回 尋覓芳踪 名山逢怪客 追查旧事 古寺遇良朋

唐经天大怒，喝道：“你让不让开？”金世遗哈哈大笑，站在路中，手舞足蹈，怪声叫道：“不害臊么？追人家的大姑娘！”唐经天反手一振，打出一支天山神芒，只见一道暗赤色的光华，如箭疾射，金世遗上次与唐经天交手时，曾领教过天山神芒的厉害，被他射中，运了七日的玄功，方才平复，这时早有防备，但见一箭飞来，他突然一个筋斗，倒翻出去三丈有余，举拐一迎，叮当一声，火花飞溅，那天山神芒的去势已被他消了一半，再经这么一挡，立刻斜飞出去，没人荆棘丛中。金世遗又一个筋斗，挺立于地，怪叫道：“大姑娘已走得远啦！”

唐经天焦急之极，见天山神芒虽能把他迫退，但他仍然是拦住去路，只好硬冲，当下更不打话，飞身一掠，游龙剑抖起一道寒光，一招“穿云裂口”，同时刺金世遗喉头脑口两处要害，金世遗拔出了铁剑，左拐右剑还了一招，两人功力悉敌，都给对方震得

倒退三步。

唐经天剑走轻灵，左刺三剑，右刺三剑，使出天山剑式中的追风剑法，着着强攻，端的如水银泻地，逢隙即入，战到分际，唐经天觑着个破绽，游龙剑自左至右，突然划了一个圆圈，将金世遗的铁拐剑都圈在当中，只待圆圈一转，剑点立刻四处撒开，可以同时刺他上身的九处麻穴，金世遗怪叫道：“好厉害，你这浑小子为了一个大姑娘就不念我适才的救命之恩了么？”突然将右手的铁剑在左手的铁拐上一击，拐剑齐飞，自身也凭着这一震之势，飞出圈外，唐经天心中一凛，心中想道：适才黄石道人那最后一击，若非他与冰川天女的暗器及时打到，我必然给黄石道人打中，虽说我有软甲护身，即算受了掌力所伤，我也有天山雪莲调治，断断不至于丧命，但他们总算是有关救之恩。如此一想，他这一剑本来还有两个厉害的后着，这时却自然收了。喝道：“好，你以前无原无故的伤我，弄得我几乎送命；今日看你出手的份上，这恩怨一笔勾销，你让开路，以后咱们还可做做朋友。”金世遗向后退一望，忽地又怪笑道：“谁和你做朋友

友，你这不要脸的小子，简直不懂江湖义气。”

唐经天道：“什么？我不懂江湖义气？你这话是骂谁？这正该是骂你！”金世遗道：

“是骂你！不点醒你不服气，我来问你，江湖上的义气是不是讲究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自己有了的更不应抢别人的，是也不是？”唐经天道：“不错，黑道上的朋友是讲究这一条。”金世遗道：“好，那你有了邹家的小姑娘，为什么又要桂家的大姑娘？哈，我不要你做朋友，我可认桂家的大姑娘做朋友？你有了一个还要追我的朋友，这岂不是不讲义气？”唐经天乃正派弟子，万料不到他讲出这一番混账的话来。

唐经天气得说不出话，那金世遗兀是嘻嘻怪笑，道：“我说得对了吧？你这回可服气了？”唐经天大骂道：“胡说八道，你再乱嚼舌头，我就一剑把你剁了！”金世遗道：

“只怕你剁不着！”唐经天大怒，游龙剑扬空一闪，又再出招，金世遗一面招架，一面时不时的向后张望，看他这情形，敢情是要等到冰川天女走到远远之后，料唐经天再也追她不看之时，那才肯罢手，不再纠缠。唐经天又急又气，但两人功力悉敌，唐经天在剑法上虽然稍稍占一点上风，要想摆脱他的纠缠，确是不能。这时唐经天一腔怒气，全都发泄在金世遗身上，想道：“原来是这厮挑拨的！”刚才对金世遗那一点怜息之情已化为乌用，将最精妙的天山剑法，都施展出来，好似惊涛骇浪，撼山裂石，金世遗用铁拐封闭门户，用铁剑还攻，竟也如江心巨石，傲然矗立，一步也不退让，杀了一百多招，未分胜负，萧青峰夫妇与江南都已赶至，见这声势，比刚才斗黄石道人还更激烈，都是暗暗心惊。

只听得唐经天叱咤一声，左手一勾，将金世遗的铁拐勾着，右脚飞起，游龙剑又分心直刺，这一下用了三记杀手绝招，竟全是拼命的招数，料金世遗不死也得受伤，忽听得金世遗一声怪笑，突然又是一个筋斗，倒翻竖地，“呸”的吐了一口浓痰，骂道：“为了一个妞妞儿拼命，值得么？好，见你这小子如此可怜，咱老子就让你过去。”他

这一个倒翻，唐经天那一剑刺了个空，一脚踢去，又刚刚踢着竖在地上的铁拐，铁拐一飞，金世遗也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籍着那铁拐一震之力，凭空飞起，在半空中接了那根拐杖，落在六七丈外，向林中一跑，还自好整以暇的，回过头来，向唐经天裂嘴一笑，唐经天正想再发天山神芒，只见他身形掠起，跳上一棵大树，像猿猴般挨着枝头，纵跃如飞，没人林中，倏忽不见。

唐经天呆然凝立，金世遗那回头一笑，神态潇洒之极，唐经天心中一动，脑中浮起金世遗以前那付腌臢的颜容，与现在相比，简直如同两人，心道：原来他也是这般俊秀的少年，他苦苦纠缠冰川天女，这是为何？唐经天一向以为，世上除他之外，再无第二人可配得上冰川天女，这时却不自禁的竟然有了醋意，有了醋意，即是在心底里承认这冒充麻疯的怪物也算得是个厉害的对手了，又想起他适才逃避自己的两记杀手，那两次所显的身手，皆是怪异绝伦，凭自己对各家各派武功的熟悉，竟也瞧不出他半点家数。心中又不自禁的暗暗叹息，凭这少年的身手，确算得上是江湖上的后起之秀，却怎么行事怪僻得如此不近人情？

萧青峰夫妇与江南自从赶上，江南惊魂初定，又叽叽呱呱的叫道：“真险，真险！喂，唐相公，那个少年人是什么人？怎么他用暗器助你，却又拦阻你去追赶那个少女？”唐经天满怀心事，置之不答，江南又自作聪明的叫道：“那女子真美，我知道我们的公子喜欢一个神秘的藏族少女，那女子我见过，当时我以为世上再没有比她更漂亮的了，哈，如今见了这个女子才知道真的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哈，唐相公，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唐经天愕然道：“怎么？”江南道：“你一定是像我们的公子一样，一见了美貌的女子，就神迷意荡了，这不怪你，但人家到底是同来的呀，你就是有意思，也该先请那个男的替你引见，说不定他们就是一对兄妹，这还好，若是一对夫妇，那就怪不得他要打你了。”唐经天哭笑不得，他千辛万苦的攀登冰山，请得冰川天

女下山，却想不到落到如斯结果，连江南也以为她和自己乃是初见面的陌生人。

萧青峰瞪了江南一眼，喝道：“不许多嘴！”江南嘀嘀咕咕，心中骂道：“刚走出险境，又摆起老师的架子来了。”但见萧青峰神色甚是认真，不敢多话，一赌气便走得也不起劲，自然的落在后面，萧青峰上前小声说道：“唐相公休要烦恼，现在虽赶她不上，但到了冒老前辈那儿，一定可以见面。”唐经天如梦初醒，暗自笑道：“真的是我糊涂了，她既然来到此地，当然是要去找她的伯伯了。”但一想到还有半月之期，才能见面，而这半月她却与那“疯丐”同行，想来心中隐隐作痛。其实，唐经天却料错了，冰川天女并不是与金世遗一道，却是金世遗一路的跟踪她，他知道她心绪不佳，还不敢过于接近呢。这次在石林之中，乃是冰川天女先到，金世遗随后才到，见她出手，知道她尚未忘情于唐经天，心中亦在暗暗着恼呢。不过为了讨她喜欢，这才连同发出暗器吧了。

唐经天没精打采，一路前行，萧青峰是与唐经天同一时候上冰峰拜会冰川天女的人，知道其中因果，亦是愁愁不乐，正走路间，忽听得江南叫了一声“哎哟！”萧青峰回过头来，问道：“作什么？”江南蹲在地上，捧着肚皮，道：“肚子痛！”萧青峰道：“刚才还好端端的怎么忽然之间会肚子痛？”萧青峰精于医理，替江南把脉，却无半点肚痛的病象，骂道：“小鬼头装神弄怪，咱们都有正经事儿，要赶路程，谁耐烦和你戏耍？”江南叫道：“谁和你开玩笑，我真的肚痛！”唐经天上前替他把脉，过了好一会子，面上越来越现出惊讶的神色，萧青峰道：“怎么？他真的肚痛吗？”唐经天忽然骈起双指，倏的向他胸口的“玄机穴”点去，这是人身死穴之一，萧青峰大骇，心道：他纵多嘴，招惹了你，也不至于死呀！但唐经天出手如电，萧青峰那能拦阻？

只听得江南嘻嘻一笑，叫道：“好痒，好痒！我最怕痒，唐相公，我不和你闹。”唐经天道：“肚子还痛不痛？”江南道：

“噢，奇怪，一痒就不痛了。”唐经天微微一笑，伸出双指，轻轻在他肩上一弹，萧青峰站在旁边，看得真切，这正是“通海穴”的所在，按摩这个地方，可以舒筋活血，平时武林中人，若被敌人点了其他穴道，一时不知道解穴之法，就请人点他的“通海穴”，使血脉流通，纵不能解，亦可延长时刻，所以点这个穴道，只有益，绝无害。不料唐经天只是那么轻轻的一弹，江南又捧腹叫道：

“哎哟，好痛，好痛！”唐经天急忙伸指，又在他小腹上的“志堂穴”一戮，这“志堂穴”也是上身九处死穴之一，萧青峰又吃了一惊，只听得江南又叫道：“噢，唐相公你是怎么弄的，我又不痛了。”唐经天笑道：“痒不痒？”江南道：“不痒，只是有点麻木。”唐经天哈哈一笑，道：“是了，不是我作弄你，这是你师傅作弄你的。”

萧青峰大奇，问道：“怎么？是那个老道士做的手脚么？看他如此武功，如此身份，既然亲口答允了江南，让他出去，永不追究，怎么又要作弄他？”唐经天微微一笑道：“说起来也算不得是捉弄，可能还是江南的好造化呢。”萧青峰诧异道：“此话怎说？”唐经天沉吟半晌，忽然问道：“萧先生，你说那个想与冒老前辈为难的崆峒派奇人，你可知道他的名字，住在何方吗？”萧青峰道：“就是不知呀，若然知道，我早就禀告冒大侠了，何须四处打听。”唐经天道：

“我在天山之时，曾听父亲和姨父谈论，说是崆峒古传有一种练功之法，可以将经脉的运行打乱，以逆为正，以正为逆。所以点了死穴反而无事。但这种功夫，若非终生不断的练，一间断就于人有害，而且即算终生苦练，也难保不会走火入魔。所以后来少人肯练，这种功夫就失传了。”萧青峰道：“如此说来，莫非那老道士教江南所练的，就是这种功夫吗？”唐经天笑道：“我看多半是了。”萧青峰道：“那么，江南如今与他虽然绝了师徒之份，岂非也要终生练他这种功夫。”唐经天道：“江南只在他门下七天，学的不过是最初步的功夫，这种功夫也是要讲究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非得师父传授，他

那能继续练功？不过，好在时日还浅，发作起来，也不过是肚痛、骨痛、腰酸、脚软而已，若然时日深了，发作起来，不死也成残废。所以在数百年前，崆峒派中，凡是练这种功夫的，都不敢离开师门。”萧青峰道：

“如此说来，江南岂不是要重回那古怪的林子里，一生伴那个老妖道？”江南叫道：

“我死也不去，那老妖道不打死我，我闷也闷死了。唐相公，你得替我想办法呀，我不去，不去！”

唐经天笑道：“不去也行，那你得长年四季，每天肚痛一个时辰。”江南叫道：

“不，我最怕肚痛，肚痛就吃不得东西，那多糟糕。唐相公，你一定会治，你替我治了，说什么我也答应。”唐经天笑道：“那我给你治了，以后你不许再多嘴。”江南叫道：“成，成！你给我治了，以后别人问我一句，我只答半句。”

唐经天禁不住“噗嗤”一笑，对萧青峰道：“所以我说这是江南的造化了。当日我父亲和姨父谈论，你知道我姨父曾得传青主所遗下的医书，精于医理，在传青主的医书中，也曾谈到这种练功之害，据说要免此害，只有练正派的最上乘内功，把五脏六腑都练得百邪不侵，那自然没有事了。所以我只好传授江南一点练我派内功的窍要了。”江南大喜道：“好呀，我给你磕头，叫你做师傅。”说了就做，便想磕头，唐经天轻轻一拦，江南全身挺直，跪不下去，唐经天笑道：

“我才不要你这个多嘴的徒弟呢！”江南道：“哎哟，我早说过不多嘴了。”唐经天正容说道：“再说，我天山派收徒最严，我年纪又青，你要拜我为师，那是万万不可。而且，我只传你一些内功的窍诀，亦并非全豹，其他剑诀拳技等更一概不传，你不能算是天山弟子。”萧青峰笑道：“江南，得到天山派的内功窍诀，那已经是毕生异数，你尚未知足，想得陇望蜀吗？”江南道：

“哎哟，原来拜师傅还有这么些讲究，我只是过意不去，所以才想拜师傅吧了，你既不要我做徒弟，那更好，我少得一个人管。”唐经天道：“瞧，你又多嘴了。”江

南道：“好，不说，不说！你给我治了，我连多谢也不说。”

唐经天甚是欢喜江南，先给他吃了两颗用天山雪莲合成的碧灵丹，增长他的真元之气，然后授他的内功窍要，江南自己还不知道，他这一下可是受益非浅，既有了崆峒派古传奇功的底子，不怕入点穴，又得了天山的内功心法，自此功力大增，虽然陈天宇只传授他一些普通的技击，但运用起来，江湖二三流的武师已非其敌，日后竟成为武林中一位响当当的人物，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唐经天为了传授江南的内功，三日来只行了百多里路，还算江南聪明，第四日已尽心领神会，唐经天遂和江南分手，江南东下重庆，准备从重庆乘船出三峡，自武汉取道上京送信；唐经天和萧青峰夫妇往川南，准备上峨眉山拜会冒川生。三人日夜兼程，走了十日，峨眉山已经在望。越近峨眉，唐经天越是情思缭乱，想起即可见到冰川天女，自是衷心欢喜；但想起那“疯丐”和她一起，见了之后，不知如何？又不禁暗然。

冒川生和峨眉山金光寺的长老是方外至交，所以廿多年来，都借居在金光寺里，这次的“开山结缘”也在金光寺举行。金光寺建在峨眉的最高处——金顶，唐经天等人赶到之时，已经是盛会的前夕了。

峨眉是中国的四大名山之一（其余三处是浙江的普陀山、安徽的九华山和山西的五台山），纵横四百余里，山势既雄伟而又秀丽，远远望去，就像两道清秀的浓眉，峨眉便是由此得名的。唐经天等一行三人，晨早登山，但见苍松交道，惊石嶙峋，瀑布飞悬，流泉幽冷，“峨眉天下秀”，果然名不虚传，唐经天虽是满怀心事，至此亦觉胸襟一爽。

山径上，树林中，时不时见有三五成群的背影，那自然是来朝听讲的各方人物了，唐经天一向僻处天山，未曾到过中原，萧青峰亦隐居在西藏十有余年，音容已改，那些江湖人物无一认识他们。只当他们也是来向冒川生请益的后辈。

唐经天等三人，都具有一身上好的轻

功，中午时分，便到了峨眉的最高处“金顶”，从金顶上眺望四周，峰峦叠叠，云烟四起，端的是变化万千，不可名状，金光寺建在山巅，就像隐藏在云烟之间，唐经天和萧青峰夫妇，进入寺门，有个知客僧前来迎接，唐经天问道：“冒大侠精神好么，烦你替我们禀报一声，说是有他的子侄辈求见。”知客僧看了他们一眼，合什微笑，说道：“冒大侠已入定三日，我不便去惊动他。反正明儿你们便可见到，也不必多礼了。”那知客僧也是一点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只当他们是少年后辈。须知以冒川生的身份，来此朝山听讲之人，十有八九都认是他的“子侄辈”，也有不少希冀能单独会见冒川生的，若然来者不拒，冒川生那见得许多，故此不说冒川生真是入定，即算不是入定，知客僧也不会替他们引见的，唐经天本想说明身份来意，转念一想，却又忍着。知客僧将他们安置在两间僧房内，便又忙着招待其他有头面的人物了。

冒川生是武当派名宿，来听讲结缘的人自是以武当派的为最多，他们不知从哪儿听来的风声，也隐约知道今年可能有人捣乱，都在三三五五的谈论，愤愤不平，有的说若然要冒川生亲自出手，那就是武当派的奇耻大辱了。有的说武当剑法，威震四海，江湖上第一流的高手，也不足当我们后辈的一击，有谁敢来捣乱，敢情这根本就是谣言。唐经天听在耳中，暗暗好笑，却也暗暗担心。是夜，唐经天闭目调神，做了一个时辰的内功功课，到了中夜，推窗一看，只见月华如练，外面山头，忽然看见如萤光般的点点火光，由少而多，冉冉而起，飘忽不定，与天空中的星月之光相互辉映。

这是峨眉山特有的奇景，佛教人士称为“圣灯”，每当天气晴朗的晚上，便有点点萤光出现，越聚越多，恍如在空中飘浮的万点灯光，故此称为“圣灯”，其实乃是因为峨眉山特多磷磺，所谓“圣灯”，实际就是山中的磷光。

金光寺寺规最严，又当法会宏开前夕，气氛肃穆，寺中的僧众与各方来的客人合计

有数百人之多，却无一点声响。唐经天中夜无眠，凭窗遥望，心中想道：“此间一片宁静和平，若然真个有人捣乱，可是大煞风景。”随即想起石材中那个黄石道人，不知他是否就是萧青峰所说的那个崆峒奇士，若然是他，由自一人可难对付；忽地又想起了冰川天女，若然与她联手应敌，那么就是对付比黄石道人更强的敌人，亦不足为虑了。想到此处，脑海中忽地又浮起金世遗那嬉皮笑脸的无赖神气，冰川天女却会偏偏跟他一起，实是令人难解，越想情思越乱，心中郁郁不乐，于是披衣而起，想到隔房找萧青峰夫妇夜话，那知萧青峰夫妇已不知何往。

原来萧青峰此时也是情思如潮，他这次是第二次参加冒川生的“结缘”盛会，想起上次在盛会的前夕，闹出了谢云真与雷震子比剑之事，自己无缘无故的被卷入漩涡，以至与雷震子他们结了大仇，远避西藏，几乎老死异乡，而今屈指数来，又将近二十年了。幸而去年在冰峰之上，与雷震子解了前仇，万里归来，又做了新郎，而今到峨眉，重参盛会，心中自是无限感慨。萧青峰的妻子自然知道丈夫的心意，一时兴起，便要丈夫带她到当年比剑的地方一看。

同样是盛会的前夕，只是那一晚星月无光，今晚却是银河明净，夜空皎洁，更加上空中飘浮的万点“圣灯”，半里之内的景物都看得清清楚楚，萧青峰指点当年比剑的所在，将那一晚惊险的情事，再和妻子细说，这些事情早已说过不知多少遍了，但如今身处其地，听起来就更加真切。吴降仙微笑道：“那夺命仙子谢云真现在不知何往，你还思念她么？”萧青峰道：“谢云真手底狠毒，但却是个够交情的朋友，对好朋友谁都会思念的。”吴降仙道：“就是这样么？”萧青峰续道：“我还非常的感谢她，原来她比我更知道你。”吴降仙道：“怎么？”萧青峰道：“她说你是个温柔贤慧的好女子。现在我又知道，你还是个最善于体贴丈夫的妻子。可惜我是个笨驴，要是我二十年前已知道你的情意，也许我就不会跑到西藏去挨那十年之苦了。”话中充满蜜意柔

情，他是真实的感到妻子比谢云真好得多，世上有她那样谅解丈夫体贴丈夫的可真难得。吴降仙微笑道：“我可真想见谢云真一面。”萧青峰道：“她和铁拐仙现在不知是否还在西藏，怎能见她？”说话之间偶然一瞥，忽见远处野花丛中，隐约露出一个少妇的面孔。

那少妇转了个身，原来她还抱着一个婴孩，大约是野花的枝叶拂着了婴孩酣睡的面孔，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霎那间萧青峰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吴降仙道：“咦，她是谁？”“谢云真”三字险险就要从萧青峰口中叫出，忽听得有人叫道：“小妖妇，你居然还有胆量上峨眉山？”“哈，你当我们认不得了你了？再过二十年，你死了变灰我们还记得你！”“我们倒要见识见识夺命仙子究竟是怎样追人的魂、夺人的命？”声势汹汹，霎那之间，便追来了四名黑衣道士，每人手上，都拿着一柄闪闪发光的长剑，在离开谢云真十余丈远的地方，分站在东西南北四个角落，将她围住。

萧青峰暗暗叹了口气，人世间的冤仇，有时真是结得莫名其妙，看这光景，分明是这几个道士还记着二十年前谢云真刺伤了雷震子的那一场仇恨，其实那时的雷震子骄妄自大，设下陷阱，暗算伤人等等事情，他的同门兄弟又有几人知道，萧青峰本想出去劝解，但转念一想，自己也是当日闯下祸事的人，若然露面，表明身份，只恐又要卷入漩涡，且先看谢云真如何应付，再作打算，于是将新婚的妻子一拉，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若依着谢云真二十年前的脾气，那容得这班道士喝骂，只怕早已拔剑动手，如今经过了廿多年来的飘荡江湖火气收敛了不少，只见她拍了拍背上的婴儿，淡淡说道：“冒大侠借峨眉山开山结缘，各家各派，来者不拒，我本来就是峨眉派的人，怎么反而来不得了？”站在东角的道士冷笑道：“冒大侠是我们武当派的长辈，你伤了我们的大师兄雷震子，弄得他而今不知下落，你还有脸皮听冒大侠讲座吗？”西角的道士也冷笑道：

“雷震子也遭了你的辣手，你还屑于学我们

武当派的这点点末功夫吗？”萧青峰听道了，暗暗叹息，想武当一派，在明代中叶曾盛极一时，其后由盛而衰，百余年间，桂仲明得了达摩剑法，武当声威重振，如今他的儿子冒川生虽然是一代武学大师，足以继承乃父，但不理琐事，武当的掌门，武功虽好，为人庸碌，门下师兄弟辈都不怕他，以致又像百余年前一样，虽是名闻天下的正宗大派，但却是有实学者少，骄妄者多了。

谢云真听他们提起雷震子，微微一笑，说道：“雷震子虽然受了点伤，却是得益不少。”那四个道士轰然大怒，喝道：“小妖妇辣手伤人还说风凉话儿！”谢云真本想把雷震子在冰峰之上的事情说出，见他们如此，却又故意不说，仰天劝道：“可惜呀！可惜！”那四个道士同声叫道：“可惜什么？”

只见谢云真拍拍背上的婴孩，道：“小宝宝，不要慌，不要怕，这几个牛鼻子野道士算不了什么。”那孩子也真奇怪，刚才穿过花丛，被花枝拂了一下，哭出声来，如今见那四个道士亮出光芒闪闪的长剑，反而觉得好玩，两只小手从襁褓里伸出来，抓呀抓的，还发出嘻嘻的笑声呢。谢云真续道：

“可惜冒老前辈本是一代宗师，武林中人人钦仰，推为领袖，而你们却只把他当做武林派的长老，这岂不反而贬损了他的声威？呀，我真为他可惜，武当派出了你们这几个不成器的蠢物！”

那几个道士乃是武当山本宗弟子，技艺得自冒川生的二弟石川生亲授，石川生十几年前已经逝世，这几个道士在武当山本宗中，算是辈份颇高的有地位的道士了，这时被谢云真一骂，均是怒从心起，西角的道士一抖长剑，冷冷说道：“谢云真把你的孩子放下，咱们得领教领教你的夺命剑法！”谢云真若无其事的又淡淡说道：“你们武当派明日便有血光之灾，你们不知戒惧，反而要与我为难，这岂不是可笑呵可笑！”萧青峰在树后听了此言，吃了一惊，怎么谢云真也听出了风声，而且说得如此确切，敢情是她另有所知？

那几个道士素来骄妄，以为本派无人敢犯，听了此言，非但不加感激，反而更为动怒，东角的道士陡的喝道：“敢情就是你勾结外派妖邪，前来捣鬼？放下小孩子，且领道爷一剑！”那孩子正在嘻嘻的笑，突然闻这喝声，吓了一跳，又哇的哭了起来。谢云真道：“我本不欲与你等一般见识，而今你这牛鼻子野道吓了我的孩子，我可饶你不得！”那道士正待说道：“那就快放下孩子进招！”话未出口，忽见青光一闪，谢云真拔剑快极，霎眼之间，剑锋已抵到了自己的咽喉，那道士慌忙招架，谢云真的剑法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狠辣非常，但听得当的一声，那道士手中的长剑已断了一截，剑光一绕，道士头上的三义髻被削去一股，慌忙一个倒跃，避她追击，狼狈非常。谢云真背上的孩儿瞧着好玩，又破涕为笑，他刚一岁多些，含糊叫道：“嘻嘻，妈妈！嘻嘻，妈妈！”牙音还未清楚，但却听得是赞赏他妈妈的意思。萧青峰听到，也几乎忍不住笑，心道：“这小芽儿倒底是铁拐仙和谢云真的孩子。”

那三个道士又惊又怒，这时再也不理会谢云真背着孩子了，一齐大喝，各抖长剑，便要合围，那站在东角的道士，惊魂稍定，又抓起断剑，叫道：“咱们在这妖妇身上留下两处记号，动手时小心一些，不要伤了孩子！”四个道士展开了合围的四象剑阵，缓缓而进，首尾联防，看看就要发难！”

这四象剑阵乃武当派镇山阵法之一，封闭得异常严密，除非将其中一二人杀伤，否则阵势越缩越紧，被围者绝难出走，只见谢云真口角挂着冷笑，长剑一振，嗡嗡作声，看来也似就要施展杀手，萧青峰暗叫“不妙”，正想走出，忽见山坡上一条人影疾冲而下，口中发出嘻嘻的怪笑，倏忽之间，就到了下面，那四个道士“呵呀”一声，忽地散开，同声叫道：“大师兄！”

萧青峰从大树后面探头窥视，见来的果然是雷震子，上衣一片鲜红，像是刚刚和人厮杀过后一般，只见他一跳一跳的直上直下，大声喝道：“玄武，玄涵，你们干什

么？嘻嘻！还不赶快住手！嘻嘻，”“谢大姐，是你呀，嘻嘻！”前一句本来是喝骂那四个道士的，一股威严神气，但其中杂着莫名其妙的怪笑，反而显得极是滑稽，更加上他到了平地，仍是一跳一跳的缩头缩膊好像忍不着痕痒一般，越发显得神情诡异。

武当派门规素严，雷震子是武当第二代大弟子，除了长老和掌门之外，就要数他最尊，那四个道士被他一骂，都不敢笑，谢云真却忍不着笑道，“雷震子，你是怎么啦？”雷震子道：“你为什么要和他们动手？嘻嘻！咳，有什么不是也得看我的薄面嘛，”嘻嘻！”又是怪笑，又是咳，谢云真先是好笑，渐觉情形不对，说道：“他们说我省得你不知下落，一定要和我过招，哈，好在你也来了，否则我号称夺命仙子，这条小命却先要给你们武当门下夺去。”那四个道士纷纷叫道：“她二十年前欺负你，现在又欺负我们，大师兄，今后万不能叫她跑了。”

“她还说明日我们武当派有血光之灾呢，哼，大师兄，你说怎能容她如此胡说乱道？”雷震子忽地一跃数丈，叫道：“一点不错，明日便有血光之灾，嘻嘻！你们简直是丢了武当派的面子，嘻嘻！”跃起、落下，说话之间，竟然在四个师兄面上挨次打了一巴掌，雷震子性烈如火，这一巴掌还打得确实不轻，四个道士被他打得天昏地转，忽听得雷震子怪笑一声，一跤跌倒，口中发出嘶嘶之声，似笑非笑，手足抽动，摸起来一片冰冷。

四个道士都吓得慌了，探他鼻息，还有呼吸，抚他脉搏，亦是正常，只是怪笑不已，声嘶力竭，不能说话，四个道士大为诧异，谢云真冷冷说道：“你们解开他衣服一看，九成是给人穴要害之处做了手脚啦。”谢云真背过面去，那四个道士解下他上衣一看，不看猜已，一看之下都同声怪叫起来，如遇鬼魅，谢云真忍不着好奇，不再避忌，回过头来，在月光之下，只见雷震子的背上有一个鲜红手印，另外三处地方，淤黑一片，成了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那三处地方，一处是麻穴，一处是痕痒穴，一处是笑腰穴。

四道士面面相觑，呆了一阵，忽地同声尖叫，心中实是惊骇已极，须知雷震子乃是武当第二辈弟子的第一高手，同门师兄对他无不慑服，如今却见他受敌人暗算，而且所受的伤如此诧异，想起谢云真和雷震子刚才所说的话，均是不寒而慄。只怕明日真有血光之灾。

谢云真武功虽较他们高明得多，见了这鲜红的掌印，和那三处淤黑的穴道，也自心惊，想来想去，想不上江湖之上，究竟何家何派，有如此邪恶的毒手？那几个道士手忙脚乱的试给雷震子推血过宫，解穴活脉，雷震子越发嘶嘶怪叫，汗水一滴滴的流下来，谢云真道：“你们别乱试了，若是你们能够救治，他还不会自己解么？”四道士自己无法可施，被谢云真一说，以为是谢云真故意嘲笑他们，又羞又怒，竟然不约而同的迁怒于谢云真，骂道：“我们不行，且看看你的高明手段。”

谢云真心中有气，忽听一人笑道：“她号称夺命仙子，并不是救命仙子呵！”四道士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白衣少年悄无声的站在他们背后，竟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谢云真一见，认得这白衣少年正是在冰峰之上，与冰川天女两度比剑的唐经天，心中大喜，微笑说道：“救命的神仙来啦，你们这四个牛鼻子野道还不赶快求他！”四道士见唐经天如此年轻，那里肯信，听谢云真意存讥笑，正欲发作。唐经天微笑道：“且待我试一试，看是行不行？谢女侠，你还有两个老朋友在那边等着你呢！”谢云真早就察觉了萧青峰夫妇躲在树后，这时讨厌那四个道士，正好乘机跑开。

唐经天低头一看，只见雷震子背上的掌印鲜红如血，这时竟有热气冒起，凑近一闻，隐隐有一股皮肉烧焦了的味道，吃了一惊，这正是赤神子的独门邪手，看来他掌力只是用了一二分，不过意欲留一个标记而已。再看那三处麻穴、痕痒穴、笑穴淤黑坟肿，这绝不是用手指点的，而且点穴的手法，怪异绝伦，也不似中原的武家所为。

唐经天沉吟一阵，猛的想起一人，心

道：“莫非他已经来了！”急忙取出用天山雪莲制炼的碧灵丹，嚼碎了在掌印周围敷上，雷震子在迷糊中但觉一阵沁凉，直透心脾，翻了个身，坐起来一眼瞧见了唐经天，认得他是当日用神芒一连打伤了十三名崆峒高手的白衣少年，虽不知其名，但却知他是天山弟子，急道：“玄武玄涵，你们还不叩头，嘻嘻！”唐经天道：“不必多礼。又将一粒碧灵丹给他服下，问道：“你遇见什么人了？”雷震子道：“先是一个大麻烦，嘻嘻，后来是一个发如枯草的老怪物。嘻嘻！”唐经天的料想果然不错，真是金世遗和赤神子，只不知这两人又怎同在一起？

雷震子断断续续说道：“那大麻烦打了我，嘻嘻；后来又救了我，嘻嘻！”他被赤神子所印的那记血手印，经用天山雪莲敷治之后，痛楚大减，已不碍事，只是那三处穴道尚未解开，所以仍然发出嘻嘻的怪笑。唐经天怔了一怔无暇多问，他与金世遗曾交过好几次手，知道他的点穴手法，立即在相应的穴道上揉搓，替雷震子推血过宫，发现金世遗的点穴手法虽重，看来竟是用拐杖的尖端点的，但却并不伤及筋脉，看来只是有意开一个大玩笑，令雷震子怪笑狂跳，不得解救要过廿四个时辰方能自休！唐经天替雷震子解穴，又好气又好笑，世上除了金世遗这个怪人，再无第二个会做出这样怪诞顽皮之事。

穴道一解，麻痒自止，雷震子慢慢坐起吁了口气，唐经天道：“那大麻烦怎样先打了你后来又救了你？”雷震子道：“我赶回来参加盛会，在山口之处，遇见一个大麻烦，我心想法会何等壮严，怎容得一个大麻烦也来扰乱会场，于是我便要驱逐他走，他问我是何人，我说我是武当山第二辈的大弟子雷震子，幸亏是我遇见了你，要是我的师弟遇见你，就会将你打死。我还布施了他几两银子，叫他快快走开。不料他忽然哈哈大笑，说道：原来是雷震子么？听说在武当第二辈弟子之中，要数你的武功最高。我正心想：原来这个大麻烦也知道我的名气，那知他笑声未歇，忽然拿起拐杖就在我身上戳了

几下，我不由自己的怪笑狂笑，待要觅他决斗，转眼之间，便不见了他的踪迹，真是邪门，毫无办法招架，那麻疯的本事，可想而知。唐经天却是暗暗好笑，心道：金世遗专与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开玩笑，若你不自报名号，也还罢了。你这骄妄之心一起，自炫名头，就是不赶他走，也难免受他捉弄！”

雷震子又道：“我被他捉弄，自然是怒不可遏，那知走了几步，又遇到一个发如乱草的怪人，我还未说话，他已知道我的名字？问道：‘雷震子呵，你有什么事情这样好笑？’”我道：“干你什么事？”那怪人忽道：“好，我再叫你哭笑不得，我要在你身上刻一标记，让你替我报给冒川生知道。”我急忙拔剑，忽地感到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就在这一瞬间，忽又听得嗤嗤怪声，那麻疯在岩上现身，骂道：“老怪，你懂不懂江湖的规矩？我做了的买卖，你怎么又来插手。”那怪人掌势如风，被他一骂，忽地跳开，但手掌已在我背上轻轻沾了一下。”唐经天这才知道，原来并非赤神子手下留情，而是他忌惮金世遗的独门邪恶暗器，所以来不及重伤雷震子，如今赤神子想是去找金世遗算账了。

雷震子所受的毒掌之伤，刚得天山雪莲之力，消了那热毒之气，内伤尚未痊愈，说了一大堆话，上气不接下气。其实武当派的弟子，已有数人闻讯赶来，唐经天念冰川天女，道：“雷兄，你回寺中静养，用普通的提神补气之药，不过三日，亦可以自疗了。”雷震子两次和唐经天相遇，尚未请教姓名，这时方欲请问，唐经天身形一晃，已自飞过花丛，端的是来去无声，倏忽不见。那四个道士目瞪口呆，这才知道真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唐经天本就料想到金世遗必然会到此处，但此时知道他确实到了，心中仍是忐忑不安。想道：“他一定是陪着冰川天女来了，冰川天女最为好洁，他的本来面目亦是个英俊的少年，何以如今又假装了麻疯出现？难道不怕冰川天女憎恶么？”又想道：“金世遗一路和她同行，定当知道她是冒大侠的

侄女儿，源出武当一派，他怎么却作弄了武当的门人？就是怪僻也不应如此不近情理，难道他不怕冰川天女见怪？”

唐经天闷闷前行，又想到：“冰川天女来了，怎么不赶快到寺中去见她的伯伯。难道她也学会了金世遗怪僻的行径，在这附近山头游荡吗？”唐经天本来是个聪明的少年，这时却不由自己的神思昏乱，心中忽起奇想，想拼着一晚不睡，在附近山头，找寻金世遗和冰川天女的踪迹。

正自己闷闷前行，忽见山坡上松荫下，两女一男，并肩同行，右手边那个女，背着婴孩，自然是谢云真了。另外两人则是萧青峰夫妇，唐经天掠过他们身边，正听得谢云真说道：“不错，就是那个大麻疯！”

唐经天本来不想惊动他们，闻得此语，心中一跳，身形一落，脚步踏在地上，发出声响，谢云真回过头来，笑道：“怎么？雷震子的伤不碍事吧？”唐经天道：“幸好赤神子的掌力未曾用足，有了天山雪莲合成的碧灵丹，料当无事。说来还得多谢那个大麻疯。”谢云真道：“怎么，又是那个大麻疯？”唐经天将金世遗捉弄了雷震子然后又救他的事情约略说了一遍，笑道：“赤神子狠毒之极，那大麻疯的怪僻行径也得人惊怕，幸而我知道他的点穴手法，要不然就是将赤神子那掌力所带的热毒之气解了，雷震子仍然得狂笑狂跳十二个时辰，雷震子是我们的武当派的第二代大弟子，那可有多难为情！”

谢云真吃了一惊，道：“幸喜我得高人所救，要不然我也着了这个大麻疯的道儿！”唐经天道，你也碰着他了？”谢云真道：“不错，他正想用石头打我的穴道，幸得一位不露面的少女将他吓走。”唐经天大奇，急道：“什么少女有这样的本事，是冰川天女吗？你又是怎么遇到了那大麻疯的？”正是：一瞥惊鸿何处觅，伊人渺渺总难寻。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廿二回 空际香花 玉人戏英侠 蓬莱异岛 童子拜奇人

谢云真拍拍背上的孩子，孩子已经熟睡，脸上露出甜美的笑容，就象山谷中盛开的花朵。谢云真道：“听声音不象是冰川天女。你问我怎么遇见了大麻疯，这事得从头说起。”唐经天正在倾听，谢云真拍拍孩子，忽地笑道：“你瞧他长的一点也不象他的父亲。”萧青峰道：“他很象你，将来必定是个英俊的少年侠客。”这话实是称赞谢云真的美貌，谢云真微微一笑，问唐经天道：“你从西藏来，可知道这孩子的父亲现在还在冰峰上面吗？那日山崩地震，我刚在外面采药，地震之后，上山的通路已给溶岩堵塞，我只好回来生养，对他们实在挂心得很。我在山腰，见冰宫还在，不知那场大地震有否没及他们？”

唐经天一阵伤心，萧青峰不知道，他却知道铁拐仙已然身死，谢云真永远不能再见他了。但见他如此期待的神情，怎忍心明白告诉，只得含糊说道：“后来我也没有再上冰宫，尊夫情形不大清楚。请你在此次盛会之后，即到萨迦去寻你们的徒弟陈天宇，他一定能详细告知于你。”谢云真听他此言，觉得有点奇怪，但亦不以为意，往下续道：“我本来早就想到金光寺拜见冒大侠。告诉他，他有一位侄女，现在在念青唐古拉山的冰峰之上，已学成了绝世武功。为了这孩子，直到如今，方能前来。动身之前，我也曾听到一点风声，说是有许多异派魔头，要趁今年的盛会与冒大侠为难，我还不大相信，那知果然给我撞上了，看来明日必然有一场大闹。”唐经天道：“怎么？除了那大麻疯之外，你还撞见了什么人吗？”

谢云真道：“不错。就是在今日的黄昏时份，我刚刚进入山口，孩子饿了，我躲在一块岩石之后，给他喂奶，忽听得有人声走入山谷，我一看，原来是几个武当山的道士和崔云子！他们似乎在争论什么，只听得崔云子叫道：‘雷大哥没有死，他约我今晚到金光寺相会，你们不信，等下你们自己就可亲眼见他。’看来他与雷震子是分道而来，所以我适才见着雷震子也并不意外。那几个道士不知说了些什么，只听得崔云子又

大声说道：‘这其实并不关夺命仙子谢云真的事！都是王瘤子从中捣鬼！’我听他提起我的名字。更是留神，那几个道士似是几分惊诧，叫道：‘王瘤子不是你们结拜的三弟吗？’崔云子道：‘不错，他是崆峒的门徒，崆峒派；’刚刚说到此处，忽听得一声怪叫，只见山岩上突然飞下一条黑影，扑到崔云子身上，崔云子举起他的铁弓一挡，但听得声如裂帛，崔云子怪叫几声，登时跌倒，那叫声真是凄厉非常，令人汗毛凛凛，正当此时，一件黑忽忽的东西，忽然朝我的头顶飞来！”

谢云真号称夺命仙子，平素在江湖之上，只有别人怕她，但如今她说到此处，也不自禁声音颤抖，令人心悸。萧青峰道：

“那是什么？”谢云真道：“那是崔云子仗以成名的铁胎神弓，被拉直了成为一条铁棍，想是在那人飞扑而下之时，两边用力一夺，就成了这个样子。”唐经天听了也不觉骇然，想夺弓掷弓。只不过一瞬间之事。内力所至，铁弓便变成了铁棍，连自己也未必能够。谢云真又道：“这还不算厉害，崔云子那把神弓，是件宝物，弓弦用铂金精炼，刀剑难断，如今却都整整齐齐的中断了，弓弦随风飘扬，有如一蓬乱草，故此发出呜呜声响，弄断十根八根尚不足为奇，只是这仅仅是一拂之力，就全部弄断，若非眼见，连我也不敢相信。”唐经天道：“那从岩石上飞扑下来的人，是不是一个身穿黄衣的老道士？”谢云真道：“不，看样子不过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又高又瘦，头发俨如乱草，月光下面色苍白之极，令人惊恐。”唐经天“咦”了一声，道：“如此说来，这又不是黄石道人了，当今之世，除了几位正派的前辈之外，又有谁有这样的功力？”萧青峰也是极为惊诧，但他老于世故，一想之下，便道：“看来此人不是崆峒派的，亦是与崆峒大有关系之人，所以崔云子刚提到崆峒派时，他便思杀人灭口。”唐经天想起赵灵君等十三个崆峒高手围攻雷震子之事，脱口说道：“不错，崆峒派中以赵灵君为首的有一班人，效力清廷，想袭灭新疆一带抗

清的武当派门人，崔云子一定是想说明此事，所以被那人杀了。”

谢云真道：“不错，那人是想灭口。不过，人没有杀，口却灭了。”萧青峰奇道：“怎么？崔云子给他点了哑穴吗？”谢云真道：“何止如此！那铁弓跌在我的身边，我动也不敢一动，幸好孩子吃饱奶了，也熟睡了，没有声息，那人没有发现。我从岩石的缝隙望出去，只见那人将崔云子打倒之后，出手如风，只听得那几个道士个个“荷荷”怪叫，手舞足蹈的乱跳，就象脚下是一盆炭火一样。那人怪笑道，“看你们还敢不敢乱嚼舌头！”转眼之间，又揉升到山坡之上，端的捷似猿猴，幽谷之中只闻得怪叫声与怪笑声交响，骇人心魄。不久笑声消歇，道士的怪叫也渐渐嘶哑，再过一会已发不出声来。我料那怪人是去得远了，想救人是我不该为之事，便大着胆子，出来一看，当初我也以为他们或者是被点了哑穴，那知出去一看，只见那几个道士连同崔云子在内，个个张大嘴吧，口中的舌头，都已割断，再仔细审视，肩上的琵琶骨也都被捏碎，不但个个成了哑吧，而且武功亦俱消失，全部成了废人。

萧青峰夫妇听得骇然，道：“怎么这样狠毒！简直比那大麻疯还要可恶百倍！那大麻疯只不过开开玩笑而已，还不至于出手便弄人残废。”唐经天默然不语，只听得谢云真往下续道：“那些人个个目光呆滞，嘴巴张开，合不拢来，又不能发声，脸上的肌肉也扭曲变形，十分可怕，我又不能将他们一个个背出去，心下可是当真害怕，因此只好不顾凶险，想赶到金光寺报讯。出了山谷之后不久，见有十多个道士打着火把，从谷口的另一端进来，大声呼唤，想是叫谷中道士的姓名，大约是他们的同门师兄弟，闻声前来找寻，我稍为宽心，但想此事还是该报与冒大侠知道，因此仍然赶往。那知到了金顶的附近，又碰到了那个大麻疯！竟在一夜之间，连遭两次险事。

唐经天微笑道：“想是那大麻疯也知道你夺命仙子的大名，故此故意与你为难。”

谢云真道：“我也不知他如何认得我？我走到金顶附近，金光寺已是遥遥在望，想是因为我跑得太快，孩子又醒了，哇哇的哭出声来，我停下来，轻轻抚拍他，想起自己一人，背着孩子奔波，不免有些伤感，我拍着孩子道：‘呀，若你爹爹在此，什么凶险之事，咱们都不用害怕！’孩子地似乎知道大人心意，哭声顿止。我正欲继续赶路，忽听得嘻嘻的怪笑之声，发自头顶。我抬头一望，只见在头顶的岩石上，一个满面红云浓眉大眼的汉子，披襟迎风，箕踞石上，赤膊露胸，臂上长满疙瘩，胸前露出一胸黑毛，竟然是个麻疯，这一下吓得我比刚才还要害怕！那麻疯凭高望下，迎着我嘻嘻笑道：‘来的是夺命仙子谢云真吗？’骤然间想起了他莫非就是那个江湖上所传说的人见人怕的大麻疯？孩子又哭了，我鼓起勇气道：‘喂？你不要吓了我的孩子！’那麻疯道：‘你不是号称夺命仙子吗？怎么你却怕我；却假说孩子怕我？’忽然扮了一个鬼脸，吹了一声胡哨，不知怎的，孩子竟给他逗得笑了起来。那麻疯得意洋洋的笑道：‘你看是不是？喂你的丈夫铁拐仙呢？为什么不与你同来？’我正在想应付之法，不答他的说话，那麻疯又笑道：‘呀，可惜，可惜！听你刚才自言自语，铁拐仙大约是没有来了，要不然我倒要向这位名满天下的同行请教请教！’那麻疯作叫化子打扮，用的又是一支铁拐，看来倒真象这孩子的同行。那麻疯又道：‘喂，我好坏都是你丈夫的同辈，你怎么对我不理不睬？’我手把剑柄，便想冲过，喝他让开。那麻疯道：‘行，但你扳起面孔，却叫人见了生气，你得对我笑一笑，我就将路让开。’我不由不怒，拔剑便冲，那麻疯笑道：“哈，我也不夺你的命，就是要你笑，你不笑地不行！”他箕踞在岩石上，居高临下，忽然随手一抓，将一块石头，捏成了几个小块，一抖手就向我打来！”

唐经天道：“是不是也象打雷震子一样，不过打雷震子是用铁拐，而打你则用的是碎石。”谢云真道：“一点不错，那石子来得快极，一块打左肩的软麻穴，一块打右

肩的痕痒穴，还有一块打笑腰穴，构成了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手法怪异之极，前面是峭壁悬岩，我若用轻功躲闪，只能后斜纵跃，但这麻疯真是可恶之极，他打出的一把碎石，有的直射，有的斜飞，有的却向左右旋转，有的飞过了头顶又倒转回来，除了向正面奔来的那三块小石子之外，左右斜方和面掉转头的石子，也都是每三颗成为一组，分打三处穴道，在这情势之下，我不论向何方躲闪，都一定是自己迎上去要给他打个正着！”唐经天道：“这种暗器的手法确是高明之极，我看除了四川唐家，与以前灵山派的名宿韩重山之外，恐怕就要数到他了。你手上没有宝刀宝剑，又背着孩子，那是更难躲闪的了。”谢云真道：“我也以为定被打中，百忙之中，只好运气闭穴，但那些石子来得太快，即算运气闭穴也来不及，不料就在这一瞬，忽听得一声极清脆的笑声，接着叮叮之声不绝于耳，我连看也看不清楚，那些石子倏的便向我身旁飞过，坠下幽谷，那麻疯大叫一声，登时在岩石上飞跃而起，放开了我，奔入密林之中，密林中只见青衣一闪，是个女子，只瞧见她的背影，转瞬之间就不见了。”萧青峰大奇，道：“如此看来，那把碎石定是给这女子用暗器打落了，你瞧出了是什么暗器吗？”谢云真道：“没有瞧出来，不过听这声音，那是一种极微细的暗器，敢情是梅花针之类。”至此，唐经天也不禁骇然，心道：“那女子身匿林中，比那疯丐距离谢云真还远，居然能用飞针碰落碎石，这份武功岂不是尚在我之上？”

唐经天沉思半晌，缓缓说道：“真的不是冰川天女？”这话他已问过一次，但心中仍是怀疑之极，除了冰川天女还有何人？谢云真道：“当时我正在惊骇之中，那女子又跑得快极，林子中的树枝树叶，又遮住她的身子，我仅仅瞧了一眼她的背影，惊鸿一瞥，过眼不见。冰川天女身子修长，而这个女子的背影却比她矮得多，看来不似是冰川天女。”

这时已过了午夜，月亮渐渐西移，山中的“圣灯”，那些磷火所发的点点之光，也

渐渐半明半灭，飘浮在山间谷隙，渐渐消逝。唐经天一心想念冰川天女，心道：“在这种情形上下，谢云真看差了，走了眼也是有的。我就不信世间上除了冰川天女之外，还有那一个少女有此本领。”谢云真道：

“你屡次提起冰川天女，冰川天女不是说过不下冰峰的吗，难道她也到此间来了？”唐经天道：“冰峰倒了，她自然也下山了。只怕现在就在此间！”

谢云真叹了口气，道：“若然是她，但愿她不要碰上那个大麻疯。冰川天女有如幽谷百合，清静高洁，苦然见着那个大麻疯，不要说交手，只怕见了他的形貌，也会恶心，那岂不是沾辱了我们高贵的公主？”唐经天听了，脑海中又浮起冰川天女与那疯丐同行的情形。人世之事，确是难料，冰川天女居然会与那疯丐结交，说出来也无人相信，如此一想，心中更是难过。谢云真见他久久不语，笑道：“你想什么？是想冰川天女还是想大麻疯？不如你去出手，将那个麻疯驱逐了吧，免得他在此间捣乱。”

唐经天眼珠一转，道：“不错，我拼着今夜不睡，也要去寻找他们。”谢云真道：“他们？”奇怪唐经天何以将冰川天女与那个大麻疯连在一起。唐经天道：“我瞧他们既不进寺中投宿，一定还在附近的山头。雷震子现在想以渐渐恢复，可以行走了。你们再去找他，叫他带领你们到金光寺去。今晚之事应该禀告冒大侠知道。”

唐经天离开他们，独自攀登峰顶，山风振衣，幽谷猿啼，星月西移，磷火明灭，冷冷清清，那里有人的影子。唐经天迷迷茫茫，想起一晚之间，所见所闻，竟然有这么多怪事。自己此来，一者是为了寻觅冰川天女，二者是为了护持法会，但依今晚之事看来，那个把崔云子与武当道士弄成残废的怪人，既然不是黄石道人，那就更为可虑。一算起来，敌人方面，最少有三个高手，黄石道人、赤神子和那怪人，这三人的武功，自己都难取胜，还有那个疯丐，到时又不知要出什么花样，敌友难知。如今只有盼望能找到冰川天女，二人联剑，挡着那三个强敌，